

新民說

艾云 / 著

寻找  
失踪者

Tracing the Lost Minds

013065530

1267.1  
1443

艾云／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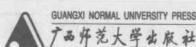
# 寻找 失踪者

Tracing the Lost Minds



1267.1

1443



·桂林·

出版统筹 汤文辉  
品牌总监 范 新  
责任编辑 范 新 徐 婷  
书籍设计 刘 凛 [广大迅风艺术]  
责任技编 李春林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寻找失踪者 / 艾云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-7-5495-3934-5

I. ①寻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32213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 )  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 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 62 号 邮政编码: 530007 )

开本: 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6.375 字数: 140 千字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5 000 册 定价: 28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 不自欺，也不他欺

艾 云
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说道理的癖好。这癖好，如同有人喜欢打牌、下棋、打球、烹调一样，就是找个事儿来做，否则傍晚来临，心慌得像长草了一样。有个癖好、有个喜欢的事儿干，人就可以熬过许多空虚了。

想说个道理的初衷是：看到一些人，在那里理直气壮地表达着什么，可是我却觉得有些拧，不大对劲儿，但自己又一时半会儿想不明白。觉得不是那回事儿，又能是哪回事儿呢？于是，绞尽脑汁去想，反反复复，想得脑子疼，还不一定能想清楚。于是，借助于大书，让人明理的书来读；然后再想。某一天，发现有几处清醒的字眼出现了。于是，找出纸和笔，赶紧记下来，否则就忘记了。

因此，我很不擅长即时地、快捷地对当下社会现实进行表述和发言。我明智地认为，自己从来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；不会成为一个为众人祈盼和瞩目、随时可以发出警策之声的人。我属于一个拙笨的、慢半拍的人。

我只是习惯躲在幽暗的屋隅，去想一些心事。这时候，自己的直

觉或许是活跃的，经验世界的真实也会到来。我是一个如此不能讲述宏大词语的人，我发觉自己的思考与道德标准相差甚远，我不能光明正大地说些什么，说那些很纯洁、崇高的什么。我的个性如此的妥协、世俗，顶多对人性的复杂、神秘有一定觉察。我个人喜爱一切鲜亮事物，害怕阴郁、残破、疼痛和疾病。

因为我个人的幽暗意识，由己推人，我渐渐明白，表面光鲜的所有道德化宣传，都与真实的人性不相符合。此之谓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可我们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回避人性真实的假话套话呢？

其实，正是那些层层叠叠的心事，才让我总在琢磨着将一团乱麻般的纽结解开。这一定要借助大书的阅读。我在阅读中，仿佛看到那些在前路勘察的智者，他们脚下是瓦砾、蒿草、裂块，他们扒开蓬丛，踢开阻绊，去找一条可供人们行走的路径。

人在混乱之中，想要寻找解悬破津的方法时，就会迫不及待地捧起大书来阅读，越加会关心严肃的事物。

我想要明白一些事理时，自然地会选择西方的哲学家和思想者。因为他们不绕不隔，直面人类的当代生存处境。我注意到了这些人，他们是柏拉图、康德、洪堡、韦伯、哈耶克、福柯、波普尔、哈贝马斯、伯尔曼等人，古典的现代的都有。

我数了数，这些人，差不多都是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人。可能正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实践而不是运动，它才会对人的真实性给予考虑和照料。我在精神气质上，与他们有契合。

读西方的理论，倘若没有中国当下问题做背景，就只能是掉书袋。我个人从来都不喜欢让人看不下去的西方语式的引述，也不擅长去做密不透风的学问。我本不在高校工作，没有硬要去做学问的压力。读理论，写些看似还有理论色彩的文章，纯粹是自己想写。

这想写的，就是自己想要慢慢理个头绪，说个道道的。这道道或许就是问题？

我在写下某些文字之前，并不自信。我是一个胆怯和羞涩的人，知道自己担当不起大使命。可是如果我想写什么，就明白是有一个问题在推着我。如果一篇文章没有问题，我是写不下去的。只有问题，才能带着我向内部摸索着走。

有了问题，那些大书、那些智者，就借给了我一些胆量，让我通过读他们，而读自己、读社会、读命运。我逐渐发现，命运是个玄妙的、谁都挣不脱的网，无论个人或国家。而在命运之中，又有个体性格、认知能力的种种差异，它决定着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。这些，又带给人奇异的命数。

人这一生，活着，多么的偶然和吊诡。

写到这里，就会知道，我是一个被虚无感笼罩的人，不相信文字可以不朽，不相信人借文字可以青史留名。我们只有一季的生命，如麦子，熟透了就被收割了。我只是在这偶然的一季中，去想了一些事，然后记下来，仅此而已。记下文字，就是抗击虚无与死亡。

我为此记下了许多札记。那些小纸片，就堆放在抽屉里，却始终难以完成，一直延宕着。我总想找一个问题串起来，结构成型，却很难。

我明白自己有太多直觉的、发散式的、雾霭般的感受；我不希望自己被这些东西牵着走，不喜欢过于黏腻的、看不清方向和道路的表达。一旦有了问题意识，发现所有的感受都有了转喻的办法。

在《寻找失踪者》这本书里，明眼人会发现，我其实是在谈个人经验，但又将这些做了普遍化的认识和处理。没有直觉和感受，我是不大会写理论文字的；但是如果没问题，没有路径，直觉只在弥漫

中，它因此也会丧失掉应有的光泽和价值。

人现在处在饱和与过剩中，什么都太多了，文字或者信息。人被包裹着淹没掉了，心不再有空廓和清敞。我常问自己，我写了，又能为什么？

可我仍然是拈起了笔。这时，我就只能要求自己尽量别去制造文字垃圾。我尽量想让自己不要把谬误、偏见的东西传达出来，以免误已误人。我希望自己，如果写了，就尽量写些深思熟虑的东西。

可这里又有一问：你认为是深思熟虑的东西，它就能保证这思与虑是对的吗？

就这么重重复重重地诘问，让我常常坐在那里发呆，一呆就是很长时间。动身做事时，脑子也在想。有时会躺在沙发上，让脑子腾空，进入史前状态。往往这时，有些字词句会蹦出来，于是，赶紧记下。

记下的，有时是对自己的反问，有时是对时政流行观点的反问。脑子沸腾着，像一大锅滚烫的开水。在自问自答中，它让我养成了一个思考习惯；想某一件事时，尽量做到不要自欺，同时也不要欺骗别人。

记下的，是对自己的清理，对自己的出身和习焉不察的偏见的清理。毕竟，我是学文学的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情怀。但是我想起了德国思想家韦伯的一句话：“讨论人类的命运以及洞见人自身，仅有美学的观照远远不够。”

那么，求真，就成为相当一部分写作者的内在驱动，包括我本人。可我却又会对语言自身穿越物体介质的美感，有着深深的迷恋。

## 新民说·书目

已出

- 王人博：《孤独的敏感者》  
许章润：《坐待天明》  
吴稼祥：《公天下》  
秋 风：《儒家式现代秩序》  
梁治平：《法律史的视界》  
梁治平：《法律何为》  
胡 适：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卷上、卷中）  
鲁迅著、丰子恺绘、孙立川注：《呐喊》（新编绘图注本）  
柴春芽：《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》  
刘仲敬：《民国纪事本末》  
艾 云：《寻找失踪者》  
李贵连：《法治是什么——从贵族法治到民主法治》

即出

- 柴春芽：《走出广场的牧歌》  
梦亦非：《没有人是无辜的》  
许纪霖：《大学之困：寻找失去的灵魂》  
梁治平：《法律后面的故事》  
刘 擎：《纷争的年代——当代西方思想寻踪》  
许章润：《转型中国：政治与法律》  
许章润：《思潮好比情人——关于中国问题的中国意识》  
许纪霖：《黑暗中的烛光——许纪霖讲谈录》  
秋 风：《治理秩序论：经义今诂》  
王人博、程燎原：《法治论》（重修版）  
程燎原、王人博：《赢得神圣——权利及其救济》（修订版）  
程燎原：《从法制到法治》（增订版）  
程燎原：《中国法家思想的现代际遇》  
崔卫平：《民主之前：我们如何学习讨论》  
盛 洪：《宪章文武》  
吴稼祥：《果壳里的帝国》（修订版）  
吴稼祥：《自由与权威》  
萧功秦：《我的思想日记》（上）（中）（下）  
王人博：《中国是什么：以近代为中心》（1840—）  
王人博：《失落的近代：帝国的挫败与挣扎，以及停止它的方案》（1840—1919）  
王人博：《共和：中国之累，以及意义的翻转与再生》（1911—1949）  
.....



# 目 录

- 001 不自欺，也不他欺 / 艾 云
- 001 自我呵护  
——福柯及其个人自由伦理实践
- 021 带着不安与歉疚上路  
——现代性语境中的性态分析
- 045 谁能以穷人的名义  
——知识分子认知限度及分析
- 071 谁能住进最后的宫殿  
——历史决定论及其幻灭
- 089 缓慢地迈向公民之路  
——职业及阶层的心态分析
- 113 寻找失踪者  
——思想史轨迹的某种当下描述
- 133 知识分子的鸦片  
——雷蒙·阿隆与萨特之争的现实阐释
- 151 逃离幸福  
——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及命运
- 173 隐喻与常识  
——空间的区分
- 191 后记

# 自我呵护

## ——福柯及其个人自由伦理实践

紧随着肉体的衰竭，就是灵魂的枯萎。

——[希腊]克塞诺丰

### 一、精神气质是将自由问题化

1984年1月，距离福柯离世还不到5个月。似乎一切先兆都没有。他身体健康，心态平稳。那颗智慧的大脑还在有力跃动。这时他接受记者采访，谈到了他的新思路——“自我呵护”<sup>[1]</sup>。他盛赞古希腊城邦的人具有美好的精神气质：“希腊人无需什么中间转换，就将自由看作精神气质。但是这种自由实践，要求自我对自我进行全面的劳作，使自我形成一种善的、美的、令人敬仰、受人尊重、值得纪念、堪为榜样的精神气质。”<sup>[2]</sup>

福柯曾经有过打算，他想让自己既向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说话，同时

[1] 据刘北成编著《福柯思想肖像》译文。又有译“自我照看”，参见贺照田《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》，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414页。

[2] 见贺照田《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》，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421、422页。

也向普通百姓说话。他希望古希腊人美好的精神气质可以是普遍的，而不再仅仅属于特权。我们大家都能够这样做，而不是勉为其难。这当然需要内外兼修，但绝对不是那么困难。福柯开始欣赏看得见的美好，这是对新的生存方式和美学趣味的提倡。这是个人自由伦理实践的关键。

在他自己，他曾经要求自己待在坚硬密闭干燥寒冷黑暗的地方。他是以粉碎了自己的方式，以非常规性思考，以极限体验，也即以强烈的自我否定方式去寻找现代世界写作经验的核心。这是抒情与哭泣、狂喜与赴死的内核。福柯是个勇者，他要求自己去过另一类苦行的生活，只有这样，他才能改变知识视野中的偏见；才能揭穿人们蒙受的历史吊诡的愚弄；才能剥离陈腐意象，寻找到价值意义上的珍品。但他却是在无底深渊起伏翻卷，看到各种黑暗邪恶势力的迸发。他知道他已把自己弄得不成样子了。他大声诘问：“我何以会活着？我该向生活学习什么？我是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我的？我何苦要为做今天这个我而受苦受难？”<sup>[1]</sup>

1月的巴黎，仍有霜重，却是比雪要轻，刚好可以浮动辽阔的寂静。福柯似乎想要松开体内的抽搐与痉挛，他想要拿生活的艺术，也即拿出“美”来讨论。

美，是各种理想状态下最综合的指标。美其实是一种力量。它将集中着真与善。它闪耀着钻石般璀璨的光芒。美将整合地携带出许多好东西，政治清明、经济富庶、精神洋溢，才可能创造美。美是自我描述和呈现，是精神气质。人的眸子熠熠，带出的是明智生活；人的骨骼匀称，结构着完整律令。美是深度，涵括伦理学、哲学、政治学的整体要求。美的精神气质，其实是已经转向自身，又可以在公共空间推行，可以吸引人们前来，而不会吓跑很多人。这是劫持，却是瞬间被照亮的被

[1] 转引自詹姆斯·米勒《福柯的生死爱欲》，世纪文景，2003年，第445页。

虏；这也许是深渊，却是魅力无可躲匿的浮沉。美，来自力量，来自辩证，来自个人自由伦理实践，来自古希腊的阳光。

## 二、重返古希腊

那时的希腊，灰雾很少，阳光格外清澈透明，爱琴海海面分散的岛屿，闪着宝石般海蓝色的晶亮。进到城邦，随处可见的是以美为塑形的人与事物。

先说人物。那时希腊的男女，大都身材矫健、行动优美、皮肤细滑。女人衣着华美，饰戴着银制、玛瑙、紫石英或黄金做成的手镯或戒指；白皮鞋上，也有精致的刺绣。她们因为喜好屋宇，不太在阳光下走动，阴影柔光，使她们脸色有几分苍白，却愈加姣好鲜妍。她们面孔常有喜悦、柔和、恬静的表情，愈添引人入胜之境。男人们则大都行走穿梭于天光之下，肤色黝黑红润。他们头廓略显长形，脖颈高直，显出挺峻威严之气，而面孔的清俊儒气，又添动人之感。男人热爱室外的阳光与运动，个个身手灵活，生气非凡。那时的男人，还没忙着龌龊战争，男人对女人给他们带来的优雅美妙生活感激万分，他们继续努力，以更热忱、更昂贵的方式，增益她们的妩媚。<sup>[1]</sup>

再看美学观念。希腊人的审美观念讲求纯朴和力量，和谐与秩序。每一座雕像和图画、每一座庙宇和墓穴以及每一首诗和每一出戏，他们都尊崇对称和宏伟。他们对柔弱荏苒的东西提不起兴趣，他们不是纤细易碎之物的爱慕者。他们不要古怪的形式与浮夸的感情，不要拔高的理想，不要与现实不相干的东西。因此他们不慕虚事华丽和沾沾自喜，不喜玄谈秘奥远离准确。他们推重生活的每一细致柔雅部分，认为生活

[1] 参看威尔·杜兰《世界文明史·希腊的生活》，东方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3、385页。

便是最伟大的艺术。他们是健康的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。希腊人明白，一切美学原则都必须由物质基础做主，他们忙着议论政务，忙着追求美及知识，却也忙着增进财富，打理商务，因为这些竟令他们无暇顾及善。但那时因为恶还没有满盈，疏忽为善，美学可以及时将这一切缺失弥补。他们行事谨慎，花钱并不挥霍，而是节制有度，但他们用于装饰公共建筑物，并不吝金钱。他们有正当的国家意识，希腊艺术不属于某一种让人瞬间凭吊的稀罕之物，也绝不冷僻生涩、众人无从问津。他们庆典历史，构筑神庙，希望建筑是大理石与几何学的完美结合，要适用的美，可以栉风沐雨经年不改其颜，一切物品绝不因雅致而失却坚固性。于是，他们花费大量金钱，从各地雇请享有盛名的艺术家，石头上镌刻的是历史上的丰功伟绩。而这一时期的艺术家，也不是仅仅局限于室隅，不是一般人不懂的穷酸隐士，而是参与到各种艺术事业中的实践者。

说到希腊人的性格，那是一种奇妙而有趣的综合。他们的聪颖与饶舌，放纵与收敛，虚荣与爱国心，这一切，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他们的真实人性。他们有时也会说谎和狡黠，也恋爱和背叛，但那恳切一笑里，让人释怀，因为这是连神祇也避免不了的缺点和长处。总的说来，希腊人性格温柔，即使战士也慷慨慈爱。只是怯懦常为人不齿。对希腊人来说，他们认为最美好的生活就是最充实的生活，不一定有贵族的荣誉感和积善之士的良心挂在嘴边，却是充满健康、精力、优美、热情、财富、冒险及思想。他们认为，自我发展就是一切。<sup>[1]</sup>他们认为的美德就是勇敢，尚武精神并不匮乏，却又不是因此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。他们只是不让自己羸弱。因此希腊人一向是把肉体放在灵魂前头考虑，认为肉

---

[1] 参看威尔·杜兰《世界文明史·希腊的生活》，东方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3、385页。

体单薄乏力，灵魂就不可能强健壮阔。贫瘠的肉体长不出茁壮的精神。是肉体先衰竭，灵魂才枯萎。因此他们参加竞技活动，掷铁饼或投标枪，下棋或赛跑，凡此为奥林匹克运动引出先例。

关心健康和运动皆在关心美，一切以美为造型，优美的生活艺术与才干、仁慈、财富、正义和谐统一。希腊人因此喜欢宫殿胜过庙宇，是因为宫殿辉煌、柱廊廓大、苍穹相接。有葡萄藤蔓纤纤缠缠爬过篱笆，有菩提叶和橄榄枝在镂花雕空的矮墙攀援，却在窸窸窣窣的声响中，走来袍子上绣着四叶形图案的美少男。横笛和七弦琴在傍晚疏风细雨的日子吹起，听得美少女蹙眉怀春。

因为崇尚美，希腊人自然而然地在闲暇和游戏中有着逸情，一般的，他们都成了享乐主义者，并对肉欲有正当冲动。他们对享乐没有罪愆之感，只是会在享乐中出神，托颐凝思，眼神一下子变得很空、很远。这是乡愁涌起、晦暗低潮的思绪，略带寒瑟的悲观。因为有习惯性的对绝对事物的入迷，其少节制的肉欲，也被谅解，这是因为希腊人诚挚地崇拜它。

因此阿波罗的神庙碑铭镌刻：“勇气和节制”。这是希腊人常常提醒自己关注的对立箴言。

因为崇尚美，唯有他们会为美丽的海伦而战，并且是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。地中海的金色太阳可以作证，战争中的箭矢，射出来的可是玫瑰花瓣？因为崇尚美，对那讴歌美的抒情诗人，就格外礼遇。当亚历山大大帝将反叛的底比斯夷为平地时，他特别告诫他的士卒，对抒情诗人品达住过或寿终的那幢房子，不得有丝毫损害。

希腊为人类创造了高度的文明，它已有繁荣的贸易和金融，有民主政治和律法，有神秘主义和诡辩家，有斯多葛派和希腊学堂。希腊更是有以美为度量的原则。可惜黄金时代随着苏格拉底之死而告终，随后

他们便后悔不已，并用乱石掷死了那个陷害和控告苏格拉底的人。但希腊的太阳终归有些黯淡了。马克思认为希腊是人类的童年，但却创造了与这童年不相匹配的成熟的文化与文明。也许马克思指的是人类文明伊始，是从时间上说到初年。但这是人类梦想、骄傲、光荣的标准与高度。这是以美塑形的人类初年，还没有太多的杂冗与尘埃、毒素和肿瘤的崭新时期，万事万物欣欣向荣，一派葱茏葳蕤。

重返古希腊，重返伟大的文明传统。福柯正在做这种重返，这是与他过去的兴趣很不同的转变。福柯以前曾经嘲笑过海德格尔、德里达美化了早期的希腊文化，他表示自己不想谈论古希腊，不愿陷入希腊文化复古主义，但是现在他对古希腊十分推崇。在20世纪70年代末，福柯曾经考虑过通过一种积极的政治哲学来制定一种新型的权利。这是在他写完《规训与惩罚》之后。他自己也身体力行，一边上图书馆，一边上街游行，并被人称为“后革命家”，但后来他发现这对改变权力政治没太大作用。他的思考总是从一个驿站到达另一个驿站，他从政治学转向伦理学，然后又转向生存美学。这里面，古希腊提供了范式。他从希腊神谕的“认识自我”，推演成“呵护自我”。这时的福柯似乎记起了他一向敬重的尼采的一句话：“生活需要训练。”他开始觉察到一种制止、节律、禁忌的生活是人恢复每天生活勇气的前提。快感的享用永远只能在少数人那里，作为一种特权而存在，它不适用于普通人，而且它很容易被滥用。而寻找自我呵护的生活艺术，这种“自我对自我的劳作”，该是一般人都可以遵循去做的。个人的自由伦理实践，这是伦理方式，也是政治行为方式。在伦理方式上，照看好自己是具有优先地位的；在政治行为中，“在一个城邦中，如果所有人都能够好好照看自己，那么

城邦一定能够运转良好，并从中找到自身长治久安的伦理原则”<sup>[1]</sup>。这是福柯表述自己观点时说的。他同时又重申了苏格拉底的话，那是针对拥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说的：“你如果不能照看自我，就会是一个糟糕的统治者。”

福柯再一次想起衣袂轻扬、笑靥春风的希腊人。他同时也对斯多葛哲学感兴趣。这一哲学十分具体，关心个人的爱好和个人的审美趣味，让人学会自我塑造。人每天睁开眼睛，先想想自己一天该干什么；临睡之前再重新估计一下自己一天里的所作所为，并且想想自己第二天该如何改进。塞涅卡对自我的评估十分公允，他既不把自我看成一成不变的事实，也不把自我看成罪恶的集散地。他认为自我是真实和意志的结合。他人和社会应尊重个人自我的真实，但同时自我又必须兼具意志。这是宗教和法律之外的自我调节和调整。福柯不禁说：“这种把生命当作艺术品素材的观念着实令我着迷。”

重返古希腊，重返希腊文明的一切伟大传统。虽然它仅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，却创造着人间奇迹。随后，人类的声音则是渐趋喑哑，从神话、史诗、传奇，又到散文。技能发达，人种并未遵循进化论原则，而是在不同程度上退化。人类不再是自我呵护，而只是在自我糟蹋。

### 三、自我糟蹋

讨论福柯，讨论福柯的自我呵护，讨论精神气质是将自由问题化，这一切并不是无的放矢。这是为了拿来对照，从而更加清晰地照见自己。各方检省，人们无法讳言：我们正进入到前所未有的自我糟蹋期。

先看看我们的面孔及形容。

---

[1] 见贺照田《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》，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421、422页。

面孔可是有意识形态痕迹，形容也充满着形而上学特征。它携带着直接的美学经验，透露出一个人或萎葸或奋发、或放弃或坚持的全部心智之区分。看看我们现在怎么成了这副模样！

我们现在的面孔很少有生动、丰富、美妙、神秘的形式感。眼神宁静清澈可托信赖不见；明快、爽朗的笑声，一口皓齿带着青草和百合的馨宁，这一切也都很难见到。我们的眼神，有意无意中流露的或是茫然、惊惧、委顿；更多的则是贪婪、奸佞和欺诈，仿佛随时布着陷阱，诱你一头栽进去。人们脸上的肌肉在松弛下坠，赘肉堆积脖颈，线条混浊不清。女人原本迷人的俊秀俏丽、男人明晰硬朗的下巴不见。再看看体态，大都肚腹鼓胀，步履沉迈；很少有人能轻盈灵活地行动。肩膀总是耷拉着，松松垮垮，终日提不起精神。衣着并不破旧，却是灰头土脸。我们贪吃贪睡，不知今夕何夕。我们厚脂肥肪，却不健身、不运动。现在，已很难再见到神清气爽、生机勃勃，让人眼前一亮并且难忘的人。没有震撼，没有荟萃观念和血液的双重造化和生命高度带给人的震撼。这高度原本可供直视，带来直接性视觉的舒服、熨帖以及宽远的美学启迪，来自肉身，正是为了取悦于灵魂，作用于灵魂。现在如果女人嫣然一笑，却让人怀疑这里是否有充满诬陷的风尘，藏匿秘不宣人的觊觎机心。男人若肯伸以援手，也让人悚然警觉这里面是否有阴谋的圈套。只有成堆人群，没有鲜明的单个。装束打扮日趋同化，容貌沉闷乏味。屋檐下走出的男女，大都打着长长的呵欠。冬天里蜷缩着袖笼晒太阳，夏天则趿拉着拖鞋游逛，身上散发难闻的汗渍味。人只分出年少和年老，中间没有盛年作为过渡。如果说年少，是只占了自然的恩赐，但眨眼几年过去，倏忽见出苍败、未老先衰。如果说盛年，这是架在年少和年老之间长长的、花团锦簇的彩虹。这是需要多少好东西赋予这个人才有可能抵达的彩虹之桥。如果说盛年，必须属于修炼，不太年轻，也不能太老，中庸适度，一直保持。不太年轻，是说生命也有历